

山泉文集

贾胄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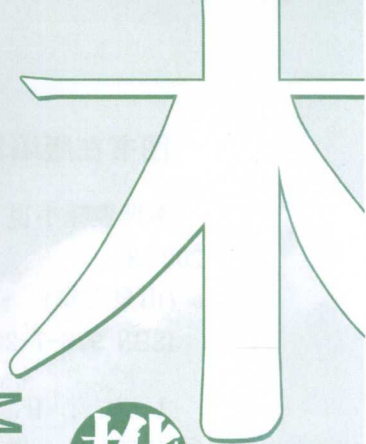
卷二

木桦趣味小说

(下)

木桦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趣味

小说

桦 NOVEL

MU HUA QUWEI XIAOSHUO

木桦 /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木桦趣味小说 / 木桦著.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7.8

(山泉文集)

ISBN 978-7-207-07448-5

I. 木... II. 木...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0509 号

责任编辑: 刘海滨 李智新

装帧设计: 姜云中 于金霞 廉术芳

版式设计: 邢晓丽

漫画插图: 倪东升

山泉文集(总二卷)

贾胄 主编

卷二 木桦趣味小说<下>

木桦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150008)

印 刷: 黑龙江省地质测绘印制中心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49

字 数: 770 000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7-07448-5/I·997

定 价: 80.00 元(总二卷)

【木梓趣味小说】

目 录

(下) 一个人的荧屏

短篇荧屏

灵 光	357
颤抖的烛光	365
挎鱼刀的士兵	373

中篇窗口

鸟 语	381
逝去的爱侣	402
该死的金戒指	416

长篇电视小说

黄金血道	443
------------	-----



灵 光

陈黑大死了。

陈黑大的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留下的“桃色之谜”。

谁见过人死十二小时还起来担水？满满的一担，就放在寡妇小窦凤家门口。

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今年“鬼节”那日小窦凤来送蛋汤，黑大挣扎起身去接，不想一头栽到炕下，便一命呜呼。

医生说黑大的脑血管爆炸了。

陈黑大的死讯通过家属区看公共水楼子的李瘫痪——小二井“传闻社社长”，不断向每个担水者播发开去。

老实巴交的陈黑大确凿死了。

次日天色刚透亮，李瘫子正搂歪嘴媳妇睡觉，忽被一阵敲窗声惊醒，他翻身骂句：“操他娘，这早挑水！”便又闭上眼。

“咣咣咣……”外面仍在敲。

“妈的是谁呀！”李瘫子欠起身，隔窗看到一个彪壮壮的身形，大马脸，厚嘴唇，他辨出是陈黑大。

李瘫子像歪嘴媳妇突然给了个歪嘴吻。火气顿消大半。

对温顺憨实的陈黑大，小二井没人会朝他发火。何况陈黑大对他李瘫子还有过一份特殊人情。

前几年李瘫子的小舅子骑摩托和大汽车撞架一命呜呼。李瘫子以工伤“勋爵”的大无畏精神，以大骂三天捣毁十扇窗玻璃和拿尼龙绳要吊死在井口的行之有效的措施，取得承认小舅子工伤并多得五百元丧葬费的辉煌效果。发丧那天，为保中国古风的贯彻落实，



他执意要求井口必须出人给尚未结婚无儿无女的小舅子打灵幡。

灵车要开动了，要求没落实，他端坐轮椅车手舞拐杖，以和灵车同归于尽的果敢行动，誓死捍卫自己的混账要求。

井口没了办法。

这时劳保干事陈黑大冒出来。一脸憨相，一身呆气，美滋滋举着一根不知从哪弄来的灵头幡，笨手笨脚地爬上来，庄严神圣地举起了那面白色的旗幡。

“操！你他妈的算老几？”李瘫子拐杖一举一声断喝。

陈黑大成了憋蛋鸡，讷讷着半天才憋出一句混话：“我是孝子贤孙还不成？”

“哈哈……”

送葬人群爆出一阵哄堂大笑。

李瘫子也笑了。他感激陈黑大帮他完成了一生最辉煌的一次壮举，于是灵车才得以启动。

陈黑大脑病加重有一个多月没来井楼挑水了，今天大早闯来准是水缸见底了。看在孝子贤孙面上就放这呆子一担。

李瘫子蹭到炕边拧开了自来水阀门……水哗哗流起来。

待李瘫子钻进被窝搂过歪嘴媳妇，才猛然想起陈黑大已死去的茬。他头皮发怵，浑身发颤。歪嘴媳妇感到丈夫神态不对，就问：“咋了？”

瘫子颤抖抖说不出囫囵话：“陈、陈黑大来来……挑水了！”

媳妇一撇歪嘴：“放你娘的屁，他鬼魂来挑水？”

“真……真的，我，看得真准准！”

“啊——！”歪嘴子尖叫一声，哆哆嗦嗦穿起衣服。瘫子也失去平日的瘫相，拄拐下地，胆怯怯扒窗向外张望。

天色渐明，窗前挂水管子的老榆树飒飒作响，挑早水的陆续来到井楼子。

李瘫子结结巴巴向人们发布了刚才见鬼的新闻，但却并未收到轰动效应。那一个个龇牙咧嘴的滑稽神态，无疑在怀疑小二井“传闻社社长”的神经是不是出了毛病。待到第四个挑水者小寡妇窦凤的隔壁电工王双斗到来，闹鬼新闻才得到初步证实。磕磕巴巴但说话颇逗的王双斗说，他刚才挑桶出来，确实看见窦凤家门口放着满满两桶水。人们正在狐疑，曾去过北京学气功、据说如今“天目”

已开了的退休女工老孙太太又打了第二份证言。

这位已有了半仙之体的孙老太今天起早正“面带微笑，眼帘微垂，气沉丹田”在院里做“剑指桩”，猛觉有一股阴风袭来扰乱了意念。她眼帘未启，凭着额头上的第三只眼，便依稀瞥见一个挑水的黑影飘然而过。凭那股阴风她就断定一准是陈黑大的亡魂所为。并说她的功夫受了阴气冲撞，起码得十天半月才能得以恢复。

有了两份证词，具有“法律”效力，李瘫子的新闻才被承认，才被接受。于是小二井的传闻主题才集中到陈黑大身上，甚至远远超过了他活着时的吸引力和兴味。

水楼子成了新闻研讨会。

几根扁担放在老榆树下，几个屁股往上面一坐，几张嘴一启一合，发言便热烈奔放起来。

研讨的中心自是集中在陈黑大和寡妇窦凤的奇妙关系上。

气功孙老太坚持认为，表面傻乎乎木呆呆的陈黑大实际是个老风流，他和小寡妇窦凤勾勾搭搭已非三朝两日。依据是自打窦凤丈夫韩长脖去世后，陈黑大经常以照看为名出入窦凤家。窦凤也常去死了老婆的黑大家缝缝洗洗。特别是昨天更是昭然若揭。当黑大要咽气时窦凤比死了丈夫还难受还心酸还抓心挠肝。

像不相信气功一样，李瘫子决不相信孙老太的话。因为陈黑大一辈子是个热肠人，对谁都是那股傻乎乎的憨劲。

五年前，李瘫子，还是云岭矿小二井灵便得像猴子的运输工李友。那年云岭矿煤层采光，丢下小二井收尾搬往二百多里远的新矿桃花山。新矿住房少，大部分暂未搬家的矿工只有公休日才能和老婆孩子团聚。有天，二十几名过完工休日的矿工乘长途客车返新矿。途中汽车司机和女乘务员打情骂俏走了神，路经一个山林道口忘了瞭望。大客车被火车推出五十多米远，车上乘客伤亡惨重，单是云岭矿矿工就死亡了十一人。出事地点离小二井较近，小二井井长奉命率领井口劳保干事陈黑大和临时被抽调的运输工李友等去现场处理事故。到了出事地点，李友等人简直给吓傻了。死者长拖拖摆了一地，血肉模糊已看不出张三李四。连率队的井长都慌了手脚，不知该如何处置，这时闷憨憨的陈黑大成了理事主角。他在云岭干了二十几年处理工伤、死亡之类的事儿，井长自是得向他讨教。

陈黑大发话说，光是看着，死人他也上不了汽车，快装尸吧，



就近拉到县医院，抓紧处理后事！

黑大说一个活人负责俩死人。井长说行！可是吓得腿肚子转筋的几个大活人，愣是没人敢动手。后来井长说黑大你就辛苦点儿吧！黑大说咋辛苦？井长说你背尸，我们拽腿。黑大说行。可是等黑大一背起尸身，别人早捏鼻子闪开了。黑大就创下了一比十一活人战死人的惊人纪录。

尸体运到县医院，又是黑大指挥让人准备寿衣，让人清理尸身。

黑大跟医院要来棉团，借盆打来清水，跟大家说得给死人洗脚洗脸，再换衣服。几个人大眼瞪小眼就是没人敢动手。

井长急了眼骂大伙，黑大说，别骂，我干就是了。

中午，死者的家属们赶到了。在一片哭声中有人提出要给他们的亲人刮脸刮胡子，否则决不许去火化。

可是李友一连跑了五家理发店，最高价格出到五十元一个死人脸，却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受这项酬劳丰厚的光荣使命。井长气得直跳脚。

陈黑大咧着厚唇说还是赶快去买刮脸刀吧！

等李友上街买回刮脸刀，陈黑大就一个个给死人打皂沫，一个个刮光胡须。

给死人刮完脸，穿戴整齐，家属们这才允许发丧。

谁知一波刚平一波又起，等把死人装上车，灵车刚要开动又出岔了。事情邪得让人头皮发炸，好端端刚买不久的东风140平地打滑，车轮干转就是不动窝。大家傻了眼，发了毛。

死者家属趁机提出新要求：当官的平时坐小汽车，死鬼们生气，要求坐小汽车去阴曹地府。

井长很为难，看看矿长，矿长脸子拉得老长。像话么，用他的小汽车拉死人，今后他还坐不坐？矿长说别迷信那套，让司机蹬油门儿铆劲儿开！

司机把油门儿蹬到底，车响得像拖拉机，灵车还是纹丝不动。

车子不动，死人不走，活人干着急。陈黑大神经兮兮跑到灵车前，双腿一跪，撅起屁股连磕三个响头，鬼念穷殃说：“哥们儿别穷折腾了，有啥意见到那面去提么……”

矿长气的照他屁股就是一脚。谁知就这当口，汽车“哐”的一声开动了。陈黑大不但不恼，还当没事儿人似的连说这就对了，这

就对了！不知是指死人还是指那一脚。

“从那时候起，”李瘫子最后下结论说：“陈黑大的精神就开始反常，干啥都像是和死人打交道。”

大家点着头，默默担起水。

太阳爬上云岭，“研讨会”暂告收场。

王双斗吃罢中饭，又来到“新闻中心”李家井楼子。

李瘫子正坐在老杨树下乘凉，看见王双斗红扑扑的小脸，就知道他喝了酒。

“中午还灌猫尿？”

“心里闷，喝两口！”

“咋的？”

“嘻，陈黑大这人那……熊蛋一个！”

“为啥？”

“你听说和小窠凤的事了吧？”

“真有那事？”

……王双斗点点头，拽过李瘫子烟口袋卷了一支粗烟。

李瘫子没再追问，他等着王双斗借酒劲儿主动打开闷葫芦。

果然，王双斗点上烟就开始喷云吐雾。

“人哪，就是阳世三间混水鱼，活着没啥大意思。你就说陈黑大吧，十九岁下煤井，拍拍头顶脚底落煤渣，混到老了才到井上打更、守太平房。因为会干收尸送葬的下三烂活儿，才到工会帮忙。名义上是劳保干事，实际是井口的孝子贤孙。混到快三十了，才办了个病病歪歪的老婆。过了十年，没下一个崽儿，抛下黑大先走了。那年黑大还不到四十岁，没个娘儿们做伴，咋受得了？”

王双斗甩掉烟蒂，长嘘一口气：“说了归齐还是命。你说小窠凤，就是因为是农村人，好花插在牛粪上，嫁了活像个螳螂的韩长脖。还是个大酒包，见酒比见老婆还亲，最终在酒上把命送了。”

“你小子也甭说别人，你那酒也够呛。”李瘫子反唇相讥。

“嘿！咱可不像韩长脖一天三顿酒不管下不下井。那回他要不是喝了酒下井，能让炭车把那致命地方撞了么！”

“不就是拿掉个卵子么？你就别倒粪了！”

“要说这事儿谁也怨不着，纯粹阴阳巧合。韩长脖受了伤，陈黑大到医院端屎端尿。出院回家又给韩家挑水劈柴。小窠凤感激不



尽，就常拉黑大在家吃饭。韩长脖呢，不但不防备，还给俩人创造条件。”

“你小子别埋汰人，我不信韩长脖能让老婆……”

“要不是亲眼看见谁也不信。你知道我家和韩长脖家住在隔壁，炕梢对炕梢。那天炕出了毛病我扒炕。懒得全扒，就扒了炕头儿。晚上把老婆孩子打发到小屋，我就在炕梢挪了箱子的地方对付躺下。忽见间壁墙有个指甲大的窟窿。我把眼往窟窿一凑，那屋看得一清二楚……”

“那屋炕沿上点个小蜡头儿，炕头儿坐着小窦凤，屋地板凳上坐着陈黑大，俩人说话也听得真切。

“陈黑大说天不早了，我该回去了。起身就要走。窦凤急了，下地就把陈黑大推到炕上，气呼呼地说他是死木头。陈黑大说韩大哥不在家这样不好。窦凤说没人陪着睡觉我孤得慌。黑大说韩大哥人不错咱不能对不起他。窦凤说是他让我找你的。黑大说你咋能瞎扯淡。窦凤说本来么，他说他身体不行了，说不定哪天就蹬腿完蛋，说你人好可以倚靠。黑大说这哪像话！就下地要跑。窦凤红眼了，就说你要走我就喊人，你深夜进我家要强奸我。陈黑大吓傻了，成了泥胎，呆呆地戳在那里。小窦凤忙腻了过去……”

“嘿嘿嘿……”李瘫子猥琐地笑起来，“你看那埋汰事儿也不怕晦气。”

“咋样？咱哥们儿不瞎扯吧。第二天我遇上陈黑大，一点他，他就吓怵骨了。

“黑大说他一时糊涂犯了大错误，央求无论如何别讲出去。我说那算啥鸡巴大事儿，小窦凤她愿意，哪有猫不吃腥的。可黑大这熊货，总觉得做了亏心事，整天霜打茄子蔫蔫着。去年韩老大酒后得了脑溢血，咽气时是他给洗脸洗脚，穿的衣服。

“那天韩长脖停在医院太平房，都小半夜了，陈黑大跑我家敲门吭吭哧哧说，白天窦凤让他去给韩长脖买双四十二号的鞋，他大概买了双四十一号的。他心里总觉得不落体儿，下午就又去买了一双四十二号的，让我和他一道去太平房给韩长脖换上。我说一个死人穿双新鞋就行了，什么他妈号大号小的。我说要去你自己去。他说他害怕。我说你他妈一辈子伺候死人都不怕，穿双鞋怕个啥，他说他就是见了韩长脖发怵……他死气白赖把我拉去了太平间。他边

换鞋边鬼念穷殃，说韩大哥真对不起你，俺不该失了道德，你可别嫉恨我。鞋挤脚是我没注意，不是窦凤的事儿。她是个好女人，孩子保准能养活养好，你放心去吧……费了好大劲才把鞋换上。换下的鞋我拿起一看，操他奶奶，号码也是四十二号的，和新买的一样。你说这人不是精神错乱吗！”

说话工夫，云彩越压越低。嗖嗖刮起小风，夹着湿漉漉毛毛雨。房前大道上，两台小四轮子，发着老驴放屁似的响声开了过来。

“是陈黑大灵车。”李瘫子瞄了瞄说。“妈的，黑大一辈子大车小辆送别人，到头来自己混台农田机车，天下哪有公平？”

“就那么回事吧，轮到咱也一样！”王双斗说着向大道跑去。

几声凄婉尖厉的哭腔由远而近。王双斗惊诧地发现小窦凤浑身素缟地坐在灵车上。

王双斗拦住灵车，一抬腿跳上拖斗。

车子刚要启动，人们吃惊地看见李瘫子破天荒地拄着一根拐杖一瘸一点地奔过来，一反日常的瘫软相，极像战斗片里前赴后继的勇士。

更令人吃惊的是，瘫子脖后高高插起一根柞木杆的灵头幡。那长长的飘飘舞舞的纸幡，像面圣旗黄光灿灿。

孙老太居高临下道：“人死了就是有灵魂。陈黑大死时灵光还没散呢！”

“啥色？”别人问。

“橘黄色！”

“有没有发黑光的？”

“有，要死的人，刚死的人。陈黑大照理该发黑光，可他还发黄光，那就是灵光没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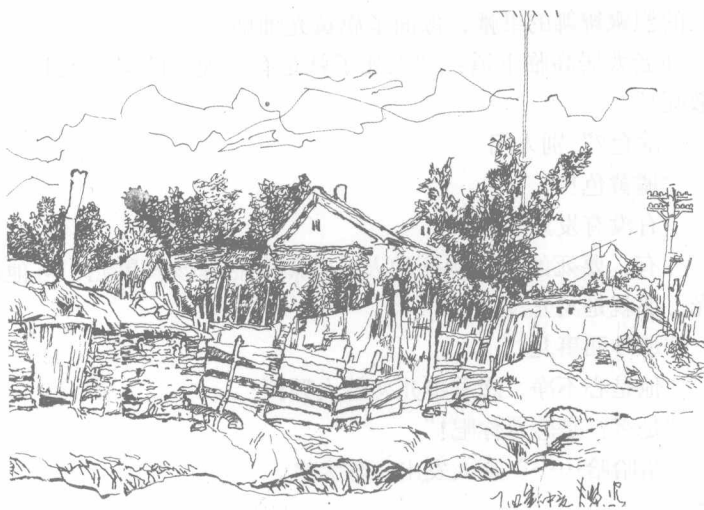
“那咋回事儿？”

“他是心不净，恋着事儿恋着人哪！”

“是么？是恋着你吧！”

“哈哈……”众人发出一阵大笑。

（原载《人民文学》1993年2期）



赵吉荣速写作品友情链接

颤抖的烛光

是雨么？这昏暗无形的潮湿；是雾么？这细碎迷蒙的颗粒。或许，那既不是雨，也不是雾，只是黄惠云老师心海里偶尔飘过的一片愁云……

手举起来，为什么不去叩？为什么又缓缓抽回来了？就在要叩响吴传菁校长家门的一刹那间。

她想逃开。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一样，恨不能立即逃走。可是客厅里那些晃动的人影开始向外移动了……

她隐进了墙和门嵌接的直角里。

浑身怎么这样的热，脸也发烧，心怦怦跳，连腿都有些打战了。其实，她明明知道用不着这样紧张。不就是为孩子进重点校求情么？不就是去见她当年的老师，如今的市一中校长吴传菁么？求人的事，在当今司空见惯。屋子里的那些人，不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来的么？何止她一个人！

是考虑身份么？考虑她是这座小城里小学教师中唯一的一位模范特级教师么？也不尽然，如今牌子越亮，办事越畅通，谁不愿意帮助有身份的人呢。

那黄惠云为什么突然改变了主意呢？为什么由丈夫和女儿构筑的一道精神战线，还来不及接火，便不攻自破了呢？她还没谈呀，还没把市长批条递上去呀，还没把丈夫和女儿的使命完成呀，是什么使她改变了主意呢？

是什么？连黄惠云自己也说不清楚……

丈夫老是爱闹闹吵吵的，有点像他操作的冲天炉，火气老是很



旺。对孩子爱发急躁，恨铁不成钢。今年暑期，女儿娟娟小学毕业报考重点中学，只差1分没被录取。黄惠云着急上火在心里，丈夫却表现在脸上、嘴上。大长脸嘟噜着，嘴里不停地吵嚷：“这才是灯下黑呢，堂堂特级教师，女儿考不上重点校，真叫人笑掉大牙！……”

娟娟边哭边和爸爸对着吵：“笑就笑么，管你啥事了！呜——”

“小孩子懂个屁！”爸爸霍地站起来，脖筋跳得老高，嚷道：“你看现在啥形势？不念好书还想混个好工作呀，没门儿！我看我也得学你孙伯伯那招儿，大粪车一来就叫你去看，看你还好好学不？……”

看大粪车的“典故”出在近邻孙科长家。为了让孩子努力学习，这位城建局的职员每逢大粪车一来，就招呼儿子出来“参观”。边看还边问：“这是干什么的？”孩子答：“拉大粪的”。又问：“这活儿好不好？”孩子又答：“……不好！”老孙因势利导：“学习不好，升不了学，将来连这活都干不上。环卫处好歹是全民的，要干，还得靠你爸爸挖门子呢……”于是儿子低头不语了。后来，大粪车一来，不等老孙喊儿子，儿子就抢先说：“爸爸！我都知道了，别让我看粪车了，我一定好好学习……”

这办法，娟娟爸爸最初觉得滑稽可笑。但后来看到老孙的儿子果然考上了大专，便渐渐扭转了看法。这次娟娟考试落榜，他心急情切，便全盘接受过来。仿佛看大粪车能立即解决进重点校问题。可惜，这几天大粪车没来。要有，说不定他会逼女儿去看呢！

怎么能责难一个纯朴的工人呢！他把一半精力用到冲天炉上，一半用到家庭上。家里活儿他担负了大部分，这他心甘情愿，妻子是特级教师嘛，自己也沾光，累点认可了！可是辅导孩子呢？这他可是插不上手呀！其实，他也不是什么也不懂，高小课程呗，照葫芦画瓢他也能将就。可是他有依靠呀，妻子是特级教师嘛，那么多人都信得过。托门子往她班上送孩子，自己女儿还能照管不好么？

谁知，就真的没照管好，就真的没考入重点中学……

下毛毛雨了，路灯下飞飘着一颗一颗小亮点儿，像一颗颗小星星。起风了，冷飕飕的。黄惠云打了个寒战，但她并没加快脚步，还在缓缓徜徉。

她不要快走，她不需要快回家。她希望这街道长长的，好让她

慢慢走，慢慢想，慢慢休息……黄惠云太疲倦了！

怎么能不疲倦呢，她还不到四十岁，捏粉笔头却捏了十八年了。为孩子们操心头添了白发，脸起了皱纹，面容比实际年龄老了许多。去年评特级教师，考核半年，她累得背都有些驼了。业务考核，文化考试，群众评议，领导谈话，嫉妒、讽刺……真令人难以吃消。此外，传经送宝，劳模会议……有一次，她因事缺席一个市级计划生育会议，竟被妒忌者说成是“翘尾巴”了。

学生呢，那是顶重要的了！她要起早贪黑滚在班里。学额已近七十人，在军队足够编两个加强排了。

关键还是教学质量。她不光要教出优等生，还要提高劣等生的成绩。班上有个外号叫“小杜鹃”的劣等生，因为鼻孔经常是黑黝黝的，孩子们便根据外国民歌《小杜鹃》的一句歌词“小杜鹃叫咕咕……看她鼻孔朝天。”给她起了这个雅号。对起外号这件事，黄惠云曾严厉地批评了一些同学。但她后来发现，孩子的鼻孔确是黑洞洞的。她找来孩子问：“为什么洗脸不把鼻孔洗净？”孩子只是红着脸低头不语。过两天，孩子旷课了，黄惠云立即进行了一次家访。

那是个初秋的晚上，天上下着秋雨。夜风冷飕飕的，黄惠云下班顾不得吃饭，便按着原先掌握的住址找到了孩子家。

“小杜鹃”的爸爸是个瓦工，妈妈患腰椎结核，最近病重，半瘫在炕上，十三岁的孩子只好旷课侍候妈妈。

房子是新盖的两间土房，水电设施什么都没有。据说原来的两间砖瓦房卖掉给病人看病了。黄惠云进屋时，“小杜鹃”正在一支蜡烛下写作业。那蜡烛燃烧着，发着微弱的光亮，散发着一股浓黑的烛烟，在孩子脸前扩散着。这时黄惠云才明白“小杜鹃”黑鼻孔的原因了。

黄惠云望着孩子惊恐的眼睛，什么都没说，只是默默地走到烛光下，一字一句给孩子补起课来。窗外，细雨蒙蒙；窗内，烛光熠熠，夜深了，烛短了，黄惠云虽然疲乏，却感到无比快慰。就这样，一连十几天，黄惠云的班后时间都牺牲在这间充满药味和泥土气味的小屋子里。由于补课时总是和小杜鹃一起伏在蜡烛下，黄惠云的鼻孔也给烛烟熏黑了，以至丈夫不满地讥讽她说：“你也成了鼻孔朝天的‘小杜鹃’了！”

啊，烛光！那寒夜的烛光，虽然微弱，却映现了黄惠云劳作的身影！她在耕耘，在默默地耕耘，而且不仅耕耘，还要收获。收获的大小体现在哪呢？无疑要体现在考重点校的名额上。百日浇灌，一日收获。今年考试成绩很理想，黄惠云老师班级的录取额达百分之九十七点五，是全市最高的成绩。然而就在那六十多名录取生像六十多只小燕子，围住她叽叽喳喳报喜时，一个孤零零的身影，像只丑小鸭，抹着鼻涕来到她的面前，那是落榜了的娟娟……

夜，多静啊，灰暗的天空，隐约有几点星光。毛毛雨真好，把空气湿润了，把街道净化了，一切都静静的。黄惠云不明白，为什么在这瞬间，脑子里想得那么多，想得那么远。屋子里的那些人呢？怎么还没走出来？

孩子落榜的情形太令人伤心了，她感到内疚，感到对不起孩子……

娟娟和妈妈在同一个学校，而且是在妈妈任课的毕业年级，但不在妈妈班上。不在也没多大关系，毕业班的老师都是和黄惠云水平差不多的。其实，就是娟娟在妈妈班上，她又可能有多少时间投注到自己孩子身上呢？爱学生仿佛她的本能，班上的每一个孩子都仿佛连着她的十指，她怎么能有一丝偏心或私念呢！

啊！教师，像大地上小草一样遍地可见的教师。黄惠云却是那样地看重她的职责，连女儿娟娟也懂得花费怎样的代价去支持她。

爸爸工地远，妈妈下班迟。去育红班接弟弟，开门热饭，不知不觉落到了娟娟身上。别人家小女孩脖子上佩个小项链，娟娟脖子上却挂着一串门钥匙。北方冬日天黑得早，两个丑小鸭似的孩子，孤零零走进黑洞洞的屋子，那副可怜巴巴的样子，看了真有点叫人心酸！

孩子呢，又是那么懂事，对学习又是那么钻研、刻苦，可是考试却落榜了。差在哪里？对了。是那道该死的百分比浓度，它一下子背去了娟娟十分。

百分比浓度，那不是极简单的么？那不是黄惠云讲得滚瓜烂熟的么？为什么不能化作一种遗传基因传给娟娟呢？要是孩子有一种遗传的灵犀，她一定会获得那关键的十分，而那样，娟娟的成绩就将是另一个面目了。娟娟爸爸和她，也将是另一种心境了。

为什么娟娟没有搞懂那道题呢？毕业总复习的时候，娟娟不是发现自己对这类算题不清楚么？为了不浪费本班老师的时间，娟娟

向妈妈问过的。而黄惠云是这么说的：“明天我给班上做辅导，你去听听就会懂了！”当时，黄惠云正伏在家里的那张三屉桌上，批改一摞作业。

第二天呢，娟娟放了学，匆匆把小弟弟从育红班接回来，又匆匆开了门，捅着炉子，把铝锅装满水坐到炉子上……等到爸爸回来，这才赶忙往学校跑。可是在半路，她碰到了妈妈，课已经讲完了。娟娟撅起小嘴，委屈地哭了。

黄惠云能怎么说呢？她心里歉疚，难过，嘴上却装出毫不在意的口气说：“妈妈明天给你讲，我的好娟娟！”

明天，明天，等待黄惠云的每天都将是永无休止的繁忙。第二天，当从腰疼腿酸的疲惫状态中醒来，涌入脑海的便是纷纭复杂的教学工作，辅导孩子的事早忘到脖子后了。

考试那天，她带着学生来到市一中操场，觉得似乎有点什么事，但又想不起来。而娟娟呢，大概也早忘了这百分比浓度了。

是在临进考场前的十分钟，一群家长的议论，突然提醒了她：“百分比浓度，说不定会钻出一道！”

蓦地，她想起了娟娟，以及没有给孩子讲解的百分比浓度。

一种焦虑和不安袭上她的心头。她开始心急火燎地寻找娟娟。她在蝴蝶结、红领巾、前进头的海洋里穿行着，好容易看见了娟娟的影子，她刚要喊，却给自己班上的小杜鹃拉住了。今天这孩子穿了一件崭新的花上衣，鼻孔洗得很干净，大概是家里接上了电灯，所以鼻孔里没有蜡烛烟灰了。

“老师！这道百分比浓度我还不大清楚！”小杜鹃鼻子上冒着汗珠。焦急地问。

黄惠云平时最喜欢学生提问题，此刻却未免有些惶然。但当她看到面前站的是“鼻孔朝天”的“小杜鹃”时，便赶紧停了下来。

她永远忘不了那秋雨寒夜，忘不了那蜡烛灯光。和那扣人心弦的瘫痪女人的话语：“黄老师！我们这个家境，孩子就得托付给你了。要是孩子有点出息，俺一辈子忘不了你！”

……她拿过了纸，拿过了笔，蹲在地上，细心地给小杜鹃讲起来。等到她讲完，讲得孩子频频点头的时候，她才想起了娟娟，可是已经晚了，那令人紧张的电铃威严地骤响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又是这么复杂，她无形中抹去了女儿卷面上的十分。却在家庭烦恼